



##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 张燕玲《批评的难度》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8-29

[作者] 张燕玲

[单位]

[摘要] 曾经影响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金蔷薇》，除了赋予我们一种全新的感性的批评文体和方式之外，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还谦逊地表达了批评的功能：“如果我能够使读者对作家劳动的绝妙的实质得到些微的概念，即便是一点也好，我便以为我算完成了对文学的义务了。”然而，无论是从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述的传奇事件角度还是从与创作过程相似的譬喻意义而言，当下我们的创作和批评恐怕已少有像沙梅那样怀着一腔坚韧的爱与理想去寻觅、积攒、打造自己的文学的金蔷薇了，尤其文学批评。

[关键词] 文学批评;批评的难度;张燕玲

曾经影响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金蔷薇》，除了赋予我们一种全新的感性的批评文体和方式之外，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还谦逊地表达了批评的功能：“如果我能够使读者对作家劳动的绝妙的实质得到些微的概念，即便是一点也好，我便以为我算完成了对文学的义务了。”然而，无论是从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述的传奇事件角度还是从与创作过程相似的譬喻意义而言，当下我们的创作和批评恐怕已少有像沙梅那样怀着一腔坚韧的爱与理想去寻觅、积攒、打造自己的文学的金蔷薇了，尤其文学批评。因为批评变得困难起来了，或者说，批评在许多批评家哪儿没有了难度。批评难度的降低或消失的原因很多，除了市场化和媒体炒作的催化、发表没有了门槛、批评与创作成了制造等因素外，现在的批评家常常丧失了进行有难度批评的能力，难以面对批评对象说出自己的阅读感受，发出自己的真实的声音，张扬自己的专业立场和批评精神。于是，对批评的批评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声音，“批评缺席”“批评堕落”“酷评”“炒作”此起彼伏。我也承认这种批评的真实度，但身在其中，我更欣喜地看到批评家中的“沙梅”，看到不同以往的变化景象，过去批评家大多从客观和外部寻找文学和批评的问题，而2006年度许多文学评论家则表现出色，他们从深切的阅读体验出发，对2006年文化的泡沫化及正在发生的文学生活践行着评论家的专业立场和批评精神。2006年是文学的多事之年，但也是文学批评家们纷纷站出来发声的一年。这一年里，像雷达、李敬泽、谢有顺以及郜元宝、邵燕君、李建军等在2006都及时地从文学内部去理解并寻找原因，各自提出不少发人深省的看法，发出非常有专业精神的声音，比如雷达对当前文学症候的问诊，郜元宝对学界泡沫化的批评，李敬泽阐发小说不死的三大理由，谢有顺呼唤小说的灵魂叙事，洪治纲对先锋文学精神内核的阐释，李静因钟情木心而对当代华美丰瞻美学缺失的批评，邵燕君对文学作品的月月直言，朱大可新锐的文化批评等等，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这正是批评家对难度的自我挑战，因为他们明白回到文学批评本身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就是对于“文学”的“批评”，文学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作家、作品，没有对于作家、作品的关注，没有以“同情之理解”与批评对象对话，批评也就无从谈起，这也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价值根基。是的，批评也是一种对话，是一种批评之心与文本之心的交流。文章与做人一样，并非只有对错之分，我们不能自我独断，要以“同情之理解”不断发现评论对象的好，用心与之对话，换个角度，自我的界限便扩大，能最大限度理解对象。而且，对话能超越自我和世事，同时也使有限的自我心灵分享世界的无限。其实，每个心灵都有阔大的可能。因此，作为评论者，首先必须与与文本对话。当代文学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为同时代作品，尤其青年作家的作品挑灯夜读的优秀评论家，如冯牧之后的李陀之后的李敬泽等，也许他们都没有影响巨大的新理论，但他们对作品的热诚和对青年人的不吝，影响了一代青年文学。我敬重这些以及一切从细节从个案入手的批评家，也为此，我一直敬佩北大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的工作，邵燕君带领研究生逐期点评主流文学名刊最新文学作品，这件事对当下的中国文学非常有意义，从文本阅读开始，从基础做起，颇具难度却坚实而纯粹。现在好作品太少，而发表量又空前的大，因为发表的门槛降低了，写作难度近于消失。大浪淘沙式的阅读苦不堪言，阅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从文本出发的冯牧、李陀、李敬泽以及北大的师生们犹如沙梅，同样怀着一腔坚韧的爱与理想去寻觅、积攒、打造着文学的金蔷薇，弥足珍贵。批评的难度还在于，批评家在与文本对话的同时，已很难埋头做踏实的研究工作，已很难只把作品读透而发为批评文字了。因为，今天中国的批评家与作家关系大多很近，我也常常体会到在友情和文本之间行走的尴尬和疲惫。当然，渺小的我不可能脱俗，但我愈来愈强烈地希望自己每一篇评论都能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并经得起读者的质疑。我们明白这一立场坚守的难

度，但批评家要批评的毕竟是写作者的文字而非他本人。如果批评家与写作者距离太近，不免掺进个人感情因素而影响评论的尺度，影响到批评的本义。只有把自己深切的艺术感觉放在批评的首位，我们就能犹如水流的方向一样执着，从而尽可能摆脱身上的俗念，避开非文学因素，如水行山谷，绕过弯道，直奔大川，做到真正的无为而无不为。这才是有生命力的批评，也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难度。这种难度在于从文本出发，又忠实于文本的细读和基本的学理，不依赖于公众舆论和个人的私情。如今，不少的批评家受到自己趣味、私情或恩怨的蒙蔽，不认真地去研读文本，便四处发表自己的宏论、赞语或“直言”，甚至“恶搞”，四处质疑别人的创造性劳动，无疑，这严重伤害了批评应有的尊严和声誉。我们也不否认批评家们站在文学的第一现场对文本进行阐释和判断时，常常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出现这样和那样的差异。这种丰富的差异性，不仅表明了一部作品存在的多重意义，同时也折射了批评者各自的解读方法和解读能力。这种审美的差异性，在我的编辑生涯和一些评奖活动中，尤其显见。同一部作品，只要真的阅读了，就极少能相互影响的，个人的评价真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甚至泾渭分明。不明就里的外界，常常会发出“黑箱操作”之类的妄语，一方面，这大多是一些媒体为语出惊人而想当然了；另一方面，也为批评家提出对审美能力、专业立场和批评精神更高更新的要求，即批评家在用心去与批评对象对话的同时，也要直面自我，尊重自我，与自我对话，才可能保有自己的立场。是的，立场比学识更重要。因为，一个批评家的思想、勇气、智慧甚至人格魅力，只有紧系于他的艺术立场之上，方能给人以真正的启发。这也是批评的主体性和超越性，而且这种主体性是建立在对文学尊重和深入认知的基础上的，这种相对恒定的艺术立场，意味着批评家的诚实。这种对批评专业和批评对象的忠诚，在文学批评大规模地丧失立场的当下，在我们一天天变得言不由衷起来、甚至习惯了这种言不由衷的当下，日益重要。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著名的《文学理论》中所指出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直接关系着时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所以，当一个批评家从事批评工作的时候，他所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是文学的原则——作为人类心灵世界的产物，文学绝对有自己独立的原则和评价标准。在独立的原则和评价标准下，对阅读的思想 and 表达，标志着各自的专业精神和专业品格。我们在以同情之理解与批评对象对话时，能否发出作为阅读者和批评者自己的真实的声音，能否以坚韧的爱与理想造就自己的“金蔷薇”，这是今天批评的难度。

见于《文艺报》2007年6月19日

---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mailto:leisun@firstlight.cn)

